

牛市,最后的庭院



92岁高龄的王瑞英,是院子里的长辈,一向受人尊敬。她满头银发,皱纹布满了她那饱经沧桑的脸。图为即将告别牛市78号的王瑞英太太

谢幕

B4

老城南,刹那链接记忆

本版撰稿 白玉磊 钟晓敏 摄影 洪波

记者手记

百年牛市

如果在几个月前,站在升州路附近的高楼上往南俯视,你还可以看到一片矮矮的老宅子,青砖、白墙、黑瓦,窄窄的小巷纵横交错,墨绿色的秦淮河水缓缓穿行其间。它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,透露出一种现代社会早就遗失的浓浓古韵。那里,就是南京有名的老城南。

如今再细察这里,大大的“拆”字已经写满了墙。许多老宅已经拆通了顶,老墙也只剩一半了,青砖黑瓦的碎片遍布小巷。街坊四邻也是好聚好散,收拾起情怀,各奔东西。

牛市就是这样一条正在“谢幕”的巷子。

在中国古汉语中,“市”主要指交易的场所。相传,牛市因靠近牛集市而得名。别看这些年牛市有些破败,但是在明清时可是有名的商业街。

居住在牛市的人家,有的是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的“原住民”,有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政府安排进来居住的,也有的是前几年附近地区拆迁后搬过来居住的。这里最出名的古宅,莫过于牛市64号,它在清末曾是绸布货栈,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,所以不会被拆掉。百集电视连续剧《秦淮人家》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内景。

与牛市北头这一半的残垣断壁相比,靠南的这一半,虽然“拆”字上墙,但还没有正式动工,住在这里的居民,至少在表面上是依然如往常一样过着他们平静的生活,悠闲地买菜烧饭、提笼架鸟、串门聊天。

牛市百年,在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南人之后,终于走完了它的旅程。风雨旧事有遗篇,牛市终将留在南京的历史上,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

牛市的最后留影

老宅 八户人家都姓张

牛市78号,是一座还未开始拆迁的老宅。

这座四进的宅子虽然有些破败,但深深的过道、光滑的铺地青石、院中茂盛的老银杏树、漂亮的雕花门窗,仍然能够体现出主人当年的殷实与品位。

进了大门,直往后走,推开一扇刻有“云蔚霞蒸龙翔凤翥”的小门,来到最后一进,这里就是居民张德聚的家。

张德聚今年56岁,原先在南京袜厂工作,1997年下岗后自谋出路,如今在市政公司污水处理泵站上班。他的老伴叫王翠玲,他们有个23岁的女儿。张德聚的老母亲还健在,今年已经92岁高龄了。张德聚说,他们家已经在此住了有一百年了。这个老宅子还是当年他的爷爷买下的,如今里面住了8户人家,全是姓张的。大家都是亲戚。这座老宅子原先的范围很大,还包括旁边的80号。

提及老宅子和张家的故事,张德聚回忆说,他的爷爷叫张文龙,当年做的是丝绸、云锦生意,做得很大。他的曾祖父还是个知县,是用钱捐的那种,可见家道一向殷实。80岁的堂哥就曾经跟张德聚提起过,当年这宅子还是颇有规模的,前面有大厅、中堂,两边及后面还有厢房、

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,越来越多的屋子搬空了,与残垣断壁相伴的是那些无法摆放在新居里的破旧家具,因为不会再被使用而丢弃的马桶,以及高高大大颇占地方的花盆盆树……众多老城南人即将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街旧屋,离开之前,就让我们再看它一眼吧。

厨房、柴房、佣人房,中间还有个院子。

张德聚就是在老宅里出生的。那一天是1950年的1月28日。没等张德聚满月,他的爷爷就去世了。爷爷去世后,家里兄弟就分了家,然后又把各自的房产分别传给了自己的后人。张德聚原先住着两间半的房子,后来又分了一间,因为屋子比较宽敞,算上厨房等,将近有90个平方。

居人 92岁的“新女性”

就在这样一座典型的城南老宅中,张德聚度过了愉快的“老城南娃娃”的童年,然后上学、参加工作、结婚。对老宅,他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。他清晰记得,最早78号和80的院子是连在一起的,不像现在被围墙分隔开,那时夏天出来纳凉,一排就可以摆下四五张竹床。院子里还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,是爷爷买下宅子时种的。小时候,张德聚经常爬树玩,后来还在树上架起了矿石收音机的天线。

张德聚的老母亲王瑞英,是院子里的长辈,一向受人尊敬。她满头银发,皱纹布满了她那饱经沧桑的脸。老太太身体还很健康,只是腿脚有些不便,耳朵不太

好使。

老太太的娘家在三山街前面的地方,因在家里排行老七,亲戚都喊她“七姑娘”。老太太在解放前就是个新女性,原先在升州路一带上学堂,中学上的是成美中学(即现在的市第二十四中学),后来当了老师。1969年退休前,她在正学路小学教书。老太太幽默地称自己是“搞儿童的”。

老太太是从报纸电视上、从家人的谈话中晓得要搬家的,这几天一直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儿媳王翠玲笑着说:“老太太可慌啦,早就开始收拾了,可是每次收拾完,我们就发现东西还是那些东西,一件没扔掉。”

其实,老太太不想搬。1993年,老伴去世,女儿将她接到自家住了段时间。高楼大厦,老太太住不习惯。儿媳去看她时,老太太泪汪汪道:“这里太闷了,还是接我回家吧!”

问及老太太对拆迁有何感想,她沉思了半天,最后嚅动着嘴唇说:“大势所趋啊,政府要我们搬,那就搬吧。”

搬家 带不走的是回忆

往哪里搬?张德聚还没想好。他打算带家人先在姐姐那里暂住一段时间。至于

东西,可以先放在他的一个同学家。

“家里的老家具已经不多了,以前有个堂哥家生活比较困难,把家里的老古董卖了不少。那还是在文革前的时候,一个老式的花板床加两个橱柜,卖了四百多块钱,在当时不算个小数目了,但还是比较亏的。”张德聚说:“还有一些供桌、条几、太师椅之类的,破四旧的时候都没有了。”老太太似乎非常怀念这些老物,耳朵竟灵便起来,插话道:“就剩下这个桌子和这个凳子还是原来的东西,上一代留下的。”她指的是张家现在仍用来吃饭的桌子,和她正坐着的凳子。

“这老房子的居住条件是不大好,潮湿不通风,如果家里人都出门了,门窗紧闭一天,那回来后屋子里空气就会很差。我们现在还在用马桶,每天早上有专人来倒,每个月给他15块钱。”张德聚语速慢了下来,“但是真要搬了,又有些舍不得,毕竟我们家几代人都住在这里面,我们的根在这里。”

他也怀念这里纯朴的“民风”。这些年来,院里的居民,没有一家安防盗门,出去办事甚至门都不用锁,因为有邻居们帮忙守着。

老城南人的交情,就这样从一个院落,延伸到另一个院落。当他们各奔东西后,这种交情还会延伸下去吗?应该会,因为他们都很渴望延伸下去。您瞧,张德聚家的通讯录上,密密麻麻记录的,都是老邻居的联系方式呢。